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張文忠公全集

(五)

張居正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文忠公全集

(五)

張居正撰

國學基本叢書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十二

答雲南饒巡撫

別楮云云。前已具復。想道遠。尙未徹記室也。廣右鑄錢。議欲採銅滇中。乃場屋經生之譚。原未題請。寧可遂行。承示剖析已悉。不穀得據此以謝妄議。

答邊鎮巡撫高鳳渚

正月承翰示。未及具復。茲又示神利二堡工完。及陽方口邊垣奏報疏。卽下所司議覆矣。盤道之工。一向以爲難成。皆據道旁之言。卽該道非親履其地。故雖修築。止具文耳。公一行親歷。而膠土水泉。應時而出。豈鬼神所輸耶。則今昔之虛實較然矣。公開府一方。事有利於邊防者。得以便宜行事。況二工原經奏請者。斟酌贏縮。一任尊裁。公雖不自言功。自有不容掩者。

答山西巡按趙用吾

礦盜事。卽屬所司議覆。此事初起原微。撫臺倉皇奏報。致塵聖問。奉旨查參。又不作速具奏。此傳公之過也。大疏勘報已明。諒無回護。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入暹羅。在廣中圖之爲易。時閩人亦有獻結東埔合從之策者。僕已止之。專屬廣中。以便從事。

但暹羅既被其迫挾而受之。則此賊尙彊。恐暹羅不能獨制。林賊亦必深防我圖之。閩使至彼。少泄其事。則謀敗矣。此中須別有奇策。乃可奏功。公言此賊決了在今歲。僕固未敢以爲然也。羅定兩山已定。幸責該道有司。加意撫綏。恩威並用。俟人心既定。法令得行。自可化浮移爲土著。卽編爲排年可也。劉推亡事已悉。

答司成張宏陽

承華翰。知公有卜夏之痛。得許司成書。極言公苦悰。殊爲懸念。頃方欲借重南院。旣歸志已切。不可彊留。卽屬銓部覆允。用遂高致。然乘此遵養。大畀固有日也。

答劉凝齋

八寨兵已奏捷。諒此時竣事矣。武弁遊民。私買賊級。乃廣中沈錮之病。今得力祛此弊。則功賞皆實。但先年有旨。凡大舉征勦。皆憲臣親臨紀功。今不知紀功是何司道官。紀功得人。積弊乃可革也。黃總戎頗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負氣。將官負氣。正可駕馭而用之。固愈於頽靡懦熟。剝削以事結納者也。俟到任信至。如尊諭戒諭之。舊例二司領勅行事。有地方責者。俱不進賀。近來往往有之。實非事體。至如進表官嚴限回任。又奉有明旨。而惠潮二道。乃經年不行赴任。殊爲違抗。俟有間。俱擬旨行查。此等事。全在撫按綜覈違者。必據法處之。則人自知儆。萬里之外。朝廷安得盡知。卽部中皆難一一查覈也。

答宣大鄭範溪言省扈蹕惠程

承示順義貢物已進上。大疏屬所司覆行。茲有一事。預爲告陳。先年聖駕謁陵。宣大軍門。移駐岔道。扈從

閣臣皆饋送下陳殊爲煩擾。今次斷不敢當。頃告之司禮諸君。諸君亦以爲然。望公俯亮。概行停辦。若備而不受。爲費多矣。內閣中貴旣免。他處自可悉停。亦以少紓民力。由中之言。萬惟鑒允。餘俟另復不一。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承示。廕典以令孫承之法之正也。第公愛子情深。辱在知契。亦宜仰體。但須懇疏乞恩。下部議覆。乃爲穩便。不宜以咨行也。因憶徐存翁長郎官生名璠者。初亦以科場事革廕。後在閣考滿。廕子中書舍人。例以次子及孫承廕。存翁具疏乞恩。蒙世廟特允。仍以璠廕。此係輔臣特恩。雖不可援以爲例。然公久勞邊鎮。賢郎昔以幼沖。爲人所誤。情亦有可原者。若引罪哀懇。聖慈或亦軫念也。敢布腹心。惟高明裁之。

答翰學黃葵陽

禪除承俯念兼之貺儀。深荷雅意。所惠概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謝謝。小兒敬修懋修。夙承教迪。茲並捷於南宮。敢忘所自。但不穀德薄享厚。弱息又俱黠仕籍。殊爲慄慄耳。

與浙江撫院

承示拾遺鄭袁州物議甚重。不能存之。龍宗武陳一飭部擬罷斥。不穀違衆議而薄謫之。龍出不穀門下。素知其有才。若陳則止憐其爲新甲科。不忍遽棄。固未知節行之高如此也。調官後曾至朝房一見。問其姓名。亦訥訥不能言。宜其不悅於流俗也。今旣在降調之列。他日尙可澡滌擢用。承教已處之囊中矣。外小兒嗣修書來。言執事辱貺厚禮。概不敢當。已璧諸使者。未知得歸主藏否。此後無煩再及。庶小兒得道不恭之罪。在臺下亦省差遣之煩也。便中附謝。并布區區。幸惟原諒。

答按院王公蔚

鎮江以數百惡少攘臂橫行。非有潢池弄兵。閭左揭竿之變也。當時兩御史親臨其地。衣繡持斧。兵衛森列。能擒治首惡數人。卽衆皆披靡。鳥獸散矣。乃坐視其橫肆。不爲之所。反爲之發官帑。弛柵欄。以苟幸無事。獨歸咎於府佐。將令稔惡者益無憚耳。如聞江北諸郡。皆有此風。故借此一警之。來教謂宜重治首惡。撫恤良善。嚴禁私錢。俱於事理切當。已屬所司行之。

答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厚貺終不敢當。謹領。眼掠及催生杯二事。用承遠意。餘璧諸使者。催生杯不知何物。所造何所用之。便中示之。以廣異聞。外霑益事情。旣經所司摘參。理須完結。司道避嫌。深屬淺見。今朝廷之上。公道昭然。是非可否。一以理法爲斷。何嫌之有。卽如沐氏事。自嘉靖以至萬歷。十有餘年。人皆避嫌。莫爲之處。朝受其賄。暮卽參之。欲以滅其納賂之迹。而事愈不可解。自僕當事。明目張膽。爲之排解。十餘年成案。一朝削除。於是沐氏始得有其爵祿。而朝廷紀法亦彰。使僕當時少有避嫌之心。則其事至今不結。昔也受賄之人。皆袖手捲舌。莫一言爲之辯釋。乃僕水米無交之人耳。故知凡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如謂許其繼嗣。恐安國亨與安繼榮或生事端。則安樂者之入霑益。四五年矣。不聞國亨與繼榮有言。何至今乃生事端乎。繼榮小醜也。不能爲害。國亨雖悍。近乃遵僕五章之約。奉職惟謹。貴州巡撫方欲爲之題請。復其冠帶。彼又安敢復啓釁端。自取褫奪乎。今但當據霑益部衆所推戴保立者。爲之題請。了此勘合。他日若有變動。再處未晚。其王易世者。似不必早爲辨豁。待此事處明。其罪自應末減。并莫州守亦并申。

理。今卽先釋易世之罪。亦不能完銷勘合也。疏已令來人寢之。迺西事。誠如翰示。公移各件。俱見遠略。諸惟鑒存。

答賈春宇

僕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須退休。以明臣節。況常典禮告成之日。正息肩稅駕之時。抗疏乞休。甚非得已。迺聖恩留諭再三。未忍固求私便。輒復就列。徐俟再圖。辱華翰。勉以大義。具悉爲國至忠。兒輩寡學。並竊科名。猥辱華翰。尤深感切。

答憲長徐中台

不穀比者。抗疏乞歸。羣情驚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夫不得決去于宅憂之時。而乃乞骸於卽吉之後。此豈尋常大臣所爲進退者耶。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無知我者。茲承華翰。深獲我心。但獎借過情。殊用爲愧耳。老母誕辰。猥辱記憶。小兒冒竊高第。實出御筆親題。不穀德薄享厚。日夕兢兢。又辱華箋賜賀。不勝感戢。

答宗伯董潯陽

僕之菲陋。僇弱。往廁詞林。得隨長者後。徒幸簪筆荷橐。可供文墨而已。不自意徵時厚幸。致位台司。謬膺顧託之重力。輕於鴻毛。任重於泰山。受事以來。惴惴如臨淵谷。恐一旦顛蹶。以貽知己羞。茲賴主上聖明。中外乂安。苟幸無事。乃敢抗疏乞歸。冀得完軀以去。誠陳力就列。非敢賈譽於退恬也。雖奉諄諄懇留。暫爾復出。然惶懼之懷。終不能釋。頃賢郎至。辱華翰獎借。爛然盈楮。不匡其所不及。而假其所不能。讀之使

人汗流浹衣也。兒曹寡學。幸附令孫驥尾。偕致青雲。僕之奉教於門下有年矣。於賢郎謬有一日之雅。今兒曹又在世講末。僕之於翁。相契豈有量哉。辱惠厚儀。不宜抗拒。但比來交際久廢。輒敢璧諸使者。草草附謝。并布區區。

壽陳松谷相公

恭惟台師。頤重邱園。望隆朝野。日者。長公太史。乞恩歸覲。仰感聖懷。念舊學之忠勞。嘉仙齡之增衍。特頒異數。用介壽筵。誠曠世之希逢。熙朝之盛典也。至於橋梓傳經。繼升講幄。銜恩策駟。耀寵庭闈。又詞林未見者。載之史冊。以爲侈談。矧正夙荷甄陶。親逢盛美。其爲慶幸。萬倍恆情也。正猥以菲劣。謬膺重任。夙夜兢兢。若臨淵谷。頃扈從山陵。還懇疏乞骸。冀以少休。鰲力獲免。顛躋乃不蒙俞允。致塵聖母慈諭。申命諄切。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然力竭而馳驅不止。將不知其所終矣。辱在門牆。幸有以教。不腆薄幣。階長公而布之台座。少致岡陵之祝。惟鑒其誠悃。曲賜麾存。幸甚。

答藩伯賀澹菴言得國士

別緒一一領悉。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所拔識。或出于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如公所言。咸冀援於衆力。借譽於先容。若而人者。焉足以得國士。而士亦孰肯爲之用哉。辱示略陳所以。自是誠宜忘言矣。

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一歲中兩奉手翰。坐冗且無南翼。久失裁謝。死罪。正少無世韻。宿有道緣。不意爲時羈縻。遭逢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間。負重剖繁。備極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乂安。國家無事。乃稽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逖慕留侯。庶幾得棄人間事矣。乃蒙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但恐世纏日鋼。歸宿無期。舐恨舐恨。劉道長九澤書至。具言道履康吉。仙齡增衍。欲建坊表閭。以昭盛世人瑞。誠觀風者之事也。承差旋肅。此附候。奏對拙稿一部。中有乞歸本末。謹寄呈一覽。別有專啓。付令嗣中書君處。想當覓便。以達左右。萬里緘書。不勝馳慕。

答兩廣劉凝齋料擒海賊

廣中舊將。唯陳璘獨存。羅旁餘孽未靖。尙須經理。未奉教之先。已屬本兵議覆。戴罪立功。自贖承教。蓋先得我心之同矣。林賊事竊謂公既密圖。不宜又騰之章奏。致有漏泄。方欲寢奏。而差人已投進矣。賊甚狡。而廣人貪功寡謀。向以敗亡餘卒數十百人。直泊近澳。竟無有睥睨之者。公謂諸番之計不成。彼無所容。必復反於廣。反則擒之。僕固未敢以爲然也。廣西官鹽事領悉。

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辯疑

兒曹忝竊猥辱遣賀。深荷雅情。厚惠概不敢當。謹領紗鏡及佳刻三種。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春秋本魯史舊文。仲尼稍加筆削。蓋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非有意於褒貶也。自三傳啓穿鑿之門。世儒襲見聞之陋。聖人記事之意。寢以弗存。所謂以小人之心。僕嘗欲論著其說而未暇。今讀容製辯疑。則多與鄙見相符。蓋僕至是可無言已。敬服敬服。

答河道潘印川

兩奉翰教。領悉河工效勞。諸君奉旨加恩。銓部以冗。遂忘題覆。茲面促之。始全據具題。請加級陞補。一切從優。如五州同。三爲貢行。二爲吏員。部擬三司首領。僕皆特與府判。他俱類此。蓋不如是。不足以勸有功。而厲任事之臣也。書言人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僕嘗以此入告主上。言國家爵祿。以待有功。有功之人。不但宜加以爵祿。還須時時在念。不可忘也。特愛具道。所以游君卽加銜。代陳大參督催。爲大畀地。運同缺。先已推補。曹鉞俟兩淮有缺。卽用之。

答福建巡撫耿侗言致理安民

丈田賑饑。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尙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沖。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強戮凶。剔姦釐弊。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姦人不便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扞文罔。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姦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尠。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

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若嚴整。而肫肫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爲便。彭湖賊未必卽是真倭。但嚴備以待之。不必勤于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與楚布政馮修吾

兒曹忝竊前已承厚惠。茲不敢重冒。謹用返璧。幸惟鑒原。外黃州問革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素以才高見忌鄉曲。以致陷于文罔。非其罪也。惟仁人酌宥之。餘不悉及。

與楚撫院王見峯

黃州問革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初以衆毆父母官。爲向道長劾奏。問發口外爲民。比時行法之初。見其情重。遂從所擬。後廉知其爲鄉曲所忌嫉。坐以重罪。殊爲誣枉。且其人乃瞿憲副之子。文學甚優。其子亦有奇童之稱。母老子少。身當遠涉。僕聞而憐之。渠有辯疏。聞憲司咸知其枉。欲爲末減。按院朱君亦將允之。但事關兩院會行。而公以其事奉旨。特難于翻案。竊謂法行而當。人心乃服。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若果冤枉。宜從辯豁。僕亦不敢固執前旨。致令天下有冤民也。幸會按院審處之。餘惟鑒亮。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賢郎廕典事銓部。據例執奏。奉特旨允從。乃異恩也。夫上之注念于邊臣如此。諸公抑何以仰答乎。

答兩廣劉凝齋

八寨奏捷。西鎮將士不爲無功。但其敍錄稍泛。承教謂近日邀功希旨者。宜漸約之。深合鄙意。科中以奏。

報異同。疏請行查。議者遂謂公銜巡撫之不候會本。輒先入奏。故有郤。殆以私意相窺也。暹羅夷使所呈林賊事三件。渠來中國數年。職爲通事。非彼中要人。所言未必得其要領。但言其用事者姓名。及甘波蔗云云。似有可採者。謾附以備幄算之萬一。非以爲奇也。

答保定巡撫張濟東

亡弟南歸。辱給勘合。謹繳納。禁例申嚴。頃有頑僕。擅行飛票。騎坐官馬。卽擒送錦衣。榜之至百。其同行者。俱發原籍。官司重究矣。仰惟皇上。子惠窮民。加意驛傳。前遣皇親。於武當祈嗣。亦不敢乘傳。往來皆宿食旅舍。蓋上之約已厚。民如此。僕忝在執政。欲爲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小兒去歲歸試。一毫不敢驚擾。有司此臺下所親見。卽亡弟歸。亦皆厚給募資。不意又煩垂憐也。此後望俯諒鄙愚。家人往來。有妄意干澤者。卽爲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處。勿曲徇其請。以重僕違法之罪也。前奉旨查朝覲官遣牌馳驛者。久不聞奏報。辱在知厚。敢以直告。

答河道潘印川

辱示進鮮船隻。誠於築壩有礙。惟早行則兩不相妨。已屬司空議覆。但事干內官。動以遲誤進鮮爲詞。必不得已。先選舟數隻。停泊壩外。以待盤撥可也。武職陞級事。已屬本兵議處矣。

答臺長邵梅墩

辱示行取各官考語。具服精鑒。常君者。固僉憲昔誠以訊盜事。控之于我。方詆其短。復訪常之所執爲真。故徵用不遺。今奉教。自當置之妙選也。

答承天守備樞使王涵齋

陵工告成。費省工堅。地方受福不淺。此雖在事諸公之功。然就中調停處畫。公之功多矣。頃於皇極門閱視新工。司禮馮公張公。及工部諸公咸在。語及顯陵事。不穀因舉平日所言。公與楊君節省忠勤。成此大事。費不當先年之什二者。對衆昌言之。馮張亦亟爲歎服。且云。昨已奏之聖母皇上矣。內外任事諸君。咸嘖嘖稱之不已。惟公英聲茂實。騰於朝著。敬服敬服。前奏陵府教尉。卽屬本兵議留。

答宣府總督鄭範溪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旣狼狽。豈能復起。土蠻素無遠略。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爲之勤兵報怨。切盡之請。亦必不能成。虜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故。變態百出。顧吾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宜事事設備。預爲之圖。以待其變可也。鄧兵憲有才略。習邊事。俟有缺卽補。不別推也。鎮口堡開礦事。公所論咸中機宜。但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且虜人不知所謂礦。皆板升之徒導之。板升之人。雖得礦。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內地之人導之。以中國法度之嚴。人猶以死犯禁。況邊徼之外。犬羊之類乎。如此推之。雖能暫戢于今日。亦難厲禁於將來。尙煩公之籌慮。人旋草草。番文三紙。仍附納備查。統惟鑒存。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逋盜就擒。足消地方隱禍。石僉憲昔守寧州。屢獲巨盜。故卽畀以該道之重。今其效乃爾。天下之事。豈不在用人哉。泰和盜發于公未任之前。今愆期未獲。似亦用非其任耳。

答石麓李相公

弟遠遠光儀於茲十載矣。以綿力負戴之不暇。無能時時修問左右。以自罹於疏薄。無所逃罪。翁不加督過。已爲厚幸。乃辱尋舊盟。懷之以好音。臨之以重使。豚兒忝竊。又承厚情。繾綣珍貺。駢蕃益彰。弟之不德也。愧感愧感。弟以譴劣。謬肩重任。恆恐中道顛蹶。有負夙昔期許之心。茲幸主德日新。國家無事。弟乃以其間乞身而歸。未蒙俞允。付囑愈重。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翁素憐我。何以策之。俾獲全於末路乎。使旋草草附謝。鄙情薄敬。肅具別楮。統惟鑒存。

答楚撫院王見峰

頃者陵工告竣。仰仗鴻猷。費省工堅。功高賞薄。尙當有待也。承教示一一領悉。謹款復如別幅。統惟鑒存。一五開之事。實林維喬寡謀以激之。若使當劉應被刺時。佯爲查處行刺之人。而徐徐撫定之。亦必無事矣。今該道既認能處。姑待之可也。

一德安藩宮災事。前偶有所聞。故直以奉告。今從寬盡法。在公自有鑒裁。但事已隔歲。久而不決。將來恐他人發之。今似宜速了。且主上睿聖。若其中有隙。亦難逃于日月之明也。

一楊安誠既有華容例。具題相應。

一屯田道事。簡併之驛傳。誠爲省便。沈君有缺。卽補。必不久淹。若俸資已及。他轉亦可。

一留守司。卽進表一員。可裁也。

答順天張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前奉明旨所查。惟朝覲遣牌馳驛者。卽所參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應詔矣。若概及其他。恐干連人衆。所傷者多。今姑爲隱涵。後若再犯。卽達官顯貴。亦不能少貸矣。舊染頽俗。久難驟變。彼頑梗玩肆之人。以爲法雖如是。未必行也。今量處數人。以示大信于天下。庶幾有所憚而不敢犯乎。然惟在各撫按。以實奉行。不致廢格詔令可耳。今臺諫諸君。屢奉嚴旨詰責。常慮無以塞明詔。苟搜得一事。如獲奇寶。一經指摘。聲價頗損。故願諸公之毋舍己以徇人也。至于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馬廩餼。用之自不爲過。惟出境則不可。若宣大之于薊遼。則地隔兩境。各有軍門統屬。自難以相通。若奉勅者。則不在此例矣。辱垂詢。謹復。

答宣府張巡撫

辱手翰。貢馬已入。虜情馴服。慰甚。去年青酋。亦未赴邊。不來亦省事。不必責其親赴也。張剛留任。別選獨石。俱屬本兵議處。近得西部消息。言順義病已沈。錮部下酋長。各自爲心。此酋死。虜中當大亂。恐土酋將乘其敝。諸制禦方略。願公預圖之。務練兵積食。密於自治。以待其變耳。

答憲副吳道南

前承翰。謁已具復。所璧厚惠。仍希查存。茲手翰。一一領悉。順天撫按。奉旨查覈遣牌馳驛者。十餘人。而公與焉。不穀知之。委曲多所涵宥。惟量用數人。以應明詔。然公昔別時。謂自行雇募。不煩有司矣。乃又挂時議。何耶。朝廷法在必行。後宜慎之。恃厚以告。幸惟鑒原。

答司寇王西石

兒曹寡學冒竊非望猥辱翰貺深荷盛情兒懋修前過貴縣得望見下風卽承鑒獎以館閣期之今果冒忝至此伯樂一顧遂成駿品感謝弟德薄享厚日夕慄慄懼顛躋之過及耳頃者乞歸實揣分虞危萬非得已且欲因而啓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戴愈重孱弱之軀終不知所稅駕矣奈何倅來諗慈闈多慶福祉日臻翁聚順承顏起居休暢慰甚人旋附謝別楮侑束薄物統冀塵存

答河道潘印川

兩承翰教領悉比者平成奏績公之膚功固不待言然亦藉督漕同心之助況河漕歸併已有成命則今之代江者亦卽以代公不可不慎也反覆思之莫如洋山公爲宜此公虛豁洞達昔在廣中僕妄有指授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動有成功則今日必能因襲舊畫以終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權重足以鎮壓二善也留京參贊重任也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行則在事諸臣誰不奮厲三善也南中道近聞命卽行不煩候代則漕事不致妨廢且得數月與公周旋同心計處何事不辦四善也公卽旦夕回京亦不過添注管事駢枝閏位何所用之不如卽代洋山是身不離南中可以鎮異議屬人心此中八座虛席一轉移間又無妨於他日之柄用於公亦有利五善也有此五善慮之已審故違部議而請上行之恐公不達鄙意敢布腹心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示恰曾東行已止深慰懸慮頃者奉書謂欲止其行須得真情曉以利害乃中機括今其本情乃順義

左右欲借事遠之。故公一爲點破。而彼心遂悟。所謂咫尺之書。賢於十萬之師也。仰甚。然細查虜情。順義部衆已離邊圉。自此日多事矣。願公之留意。而熟圖之也。

答山西徐巡撫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辯馳驛。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差人護送。都臺卽欲據揭併參。不穀喻之乃止。原揭奉覽。蓋聞智者不先人而後己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夫各撫按司道之公。背明旨而以傳驛徇人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既不見德於人。而又有累於己。豈不兩失之乎。仁智者不爲也。公嘗告我曰。今內之紀綱政事。已覺振肅。而外之吏治民風。尙未丕變。則諸大吏不以實奉行之故也。不穀深韙其言。今若此。非可謂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彊毅。而猶若此。況其他乎。已矣乎。吾無望於人已。特在知厚。直獻其愚。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亮。

答太僕羅聞野

向承示牧地事。卽一一擬旨舉行。趙卿已該督府疏留。銓部覆允矣。乃又以乘傳被糾。不得已爲請恩於上。薄譴留用。渠果能終其事而有功。自不妨于他日之顯擢。不然。將來寧無議其後者乎。須示以朝廷之意。令其加意策勵可也。更置問屬疏。已屬所司議覆。

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向承教粵中經理。不辭再勞。具見公忘身徇國。不勝敬仰。後思彼中事體。近已略定。好議喜事者。知鄙意有在。亦自斂戢。而不敢復興事端。今若無故易置。反覺多事。且瘴癘之鄉。亦不忍再煩也。河漕虛席。因憶